

中国书画名人堂

编者按:推崇经典,致敬大师。中国书画名人堂关注近现代艺术大师及当代杰出艺术家传承创作体系,试图以专业、深入、客观、全面的报道对艺术家们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语言诠释,分享他们精彩纷呈的创作故事,再现他们真实生动的艺术历程。

杨延文:中西合一的彩墨空间

杨延文从油画进入中国画,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抛弃什么而拿起什么,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属于自己个性的绘画表达方式,他是中国传统山水绘画在顺利延进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的一位杰出的中国彩墨艺术大家。杨延文说,只要热爱生活,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源泉。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生活的丰富性没有穷尽,生活的无限造就艺术创造的无限,就看你会不会取舍,能不能把对生活的观察变成一幅艺术作品。选择自己擅长的,选择好题材,选择与众不同的语汇,选择与众不同的切入点,选择与众不同的发展取向……常以文化的视角来观景、取景、现景。有句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时时用这句话鞭策自己,选择感兴趣的题材用全新的手法展示给观众。

我并不认为杨延文放下油彩从事墨彩是改行,我这个当年的教师本来就是希望勇猛的年轻一代敢于声东击西,闯入艺术的不同领域,不服工具性能和表现程式的捆绑。杨延文努力将油彩的浓郁引进墨彩,同时尽量发挥“白”的积极作用。国画的色落到宣纸上,总嫌鲜艳而轻飘,欲求浓彩便离不开墨;或浓墨含彩,或彩附于墨,嵌于墨,墨控制着彩的明度。浓墨落到宣纸上显得分外精神,无非是由于黑与白的强烈对照,白在中国画中经常起到统帅作用。油彩写生虽易于表现充分,但物象与物象间的位置关系总受到严格的相互制约,而在中国画的处理中“空白”往往被用来冲破这种制约,藉以扩展画里乾坤,深化意境。林风眠老师披荆斩棘启示了我们这条艺术之新路,受益的岂止一代人,杨延文亦在这马拉松竞走中接过了火炬,中西结合的火炬。

——吴冠中

“人的形象不是上帝造的,上帝的形象却是人造的。”作为艺术家的杨延文,相信这个真理,他说,没有人的形象,再高明的宗教艺术家也不能凭空画出一个谁也看不见的“上帝”来;只有通过人的形象,由艺术家的心灵(根据人的意志)给予再加工,才能创造出“上帝”。

他常常想:作画格调要高,但感情却应当和广大人民接近。他记着吴冠中的话:“要开辟自己的境界。”他有很好的技巧,但他并不玩弄技巧。

——黄苗子

杨延文巧妙、机智地把写生与传统中国画语言的表现程式加以整理融合,把西画较为鲜明的色彩与笔墨规范加以融合,他小心谨慎地使这些结合有助于中国画本身的表现力,而不是喧宾夺主,使中国画“洋化”。他在自己的山水画面中重视笔墨,同时也重视表现心中的丘壑,即表现客观自然景色在自己内心的反映,还更重视对意境的追求。笔墨、丘壑、意境的结合,使他的画既具有中西绘画都普遍重视的那些因素,即用传统思想、感情为手段的造型、构思、立意,又保持着中国传统绘画所特有的格调和趣味,其中尤其是笔墨的情韵。翻开他的画册,可以看到他自由地运用线的变化,运用点、擦、皴、染,运用泼墨或泼彩,勾画和组合各种生动的画面,来抒发他内心的感受,传达激情。在墨和彩的结合上,他尤其匠心独运,有时用墨和彩,有时又用墨压彩,还有时用色彩来与墨形成对比……完全根据画面的需要灵活处理,目的是为了增强画面效果,创造能使人感动的艺术境界。

——邵大箴

以王国维为师的杨延文可以看作是“境界说”的实践者。他在写生中造境,在造境中从自然之法则,兼有理想家与写实家的风采。不过,他更崇尚造境,可以说是由写境渐入造境者,或者说是未曾脱离写实的理想家,不离乎现实的浪漫主义者。他以理想、浪漫、造境为宗,又在写实与理

想的中介点上,不同于以西画色彩为本的林风眠,不同于以笔墨写实为主的李可染,也不同于以形式美的抽象性为特色的吴冠中,他有他自己的坐标。

——刘曦林

杨延文的“狂”是艺术使然,由“文如其人”推及“画如其人”,由“人品”论及“画品”,其间的逻辑关系被人为地强调了。这种强调,一方面是理论叙述的方便使然,一方面则是生活对艺术、特别是非艺术因素对艺术的驾驭需要使然。前者使艺术家追根溯源,得其所在,后者则使理论本身趋于简单化。正是如此,艺术家们被要求进入一个绝境:不张扬个性,便没有艺术创造,张扬了个性,便伤及一般社会学所要求的“做人”。所以,平庸的艺术家总是享尽春风,头角峥嵘的艺术家难免夭折。就个人气质而言,杨延文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敢为人先、而不怕遍体鳞伤的艺术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在多数情况下只服从于艺术的需要服从于创造的需要,而较少顾忌。需要强调的是,杨延文的“狂”是有根据的。创作上的“狂”立足于对艺术语言的锤炼,对对象的深入感悟,思想上的“狂”立足于对生活的思考,对思考的审视。

——邵剑武

杨延文山水画成功之处在于中国传统艺术样式中消化吸收了西方的审美精神和观察、表现方法,而且体现得如此自然与和谐,所以无论中国观众或是西方专家都感到易于接受而无异议。

将中西两种不同的审美意念,揉合、融化而体现在中国山水画中,以使古老的山水画尽可能从传统文人画的日趋单调、狭窄,转而走向宽泛的表现能力和更丰富的艺术境界。这正是近代许多有志之士努力的目标。他们是先行者、开拓者,他们做了种种探索试验,但真正给出硕果的,还是杨延文和他这辈的画家们。

——孙克

以气韵、意境为审美内涵的中国绘画和以色彩美、形式美为内涵的西方绘画,成功婚配且生下健康活泼的混血婴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自中西绘画有史交流以来,能够成为这一混血婴儿之父的艺术家寥若晨星。杨延文的绘画,其色也关情,其墨也达韵,其笔也通神,凛凛然处中西绘画精神之间,赫然大家也。

我在他的画中越来越感觉到,一位卓然大家,能够拥有一种独立绘画语言的审美体系,绝不是单一的绘画因素使然,他一定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超乎常人的兼容精神。思想狭隘、无法与时俱进者是难以企及的。杨延文的画是西方绘画艺术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合一的再造,从形象到印象,再到意象、到心象。他的画首先在形式上暗合了人类本能的心理历程,他的艺术是中国传统山水画极限状态的精神放怀。

——康征

(本栏目特邀顾问张治国)

